

# 可园珍藏春秋剑器

◆ 张大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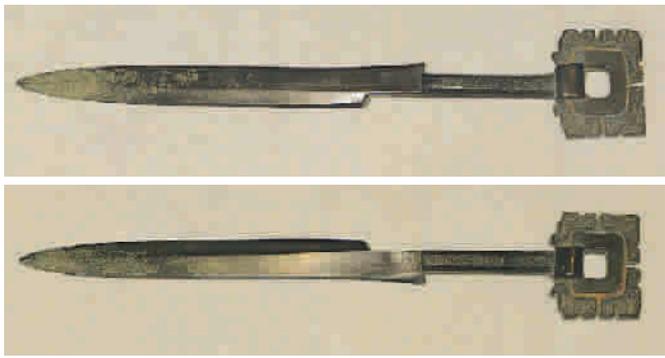
周礼崩七雄五霸闹春秋,文出谋士武出侠客,而民间则出能工巧匠,尤其是冷兵器,刀、剑、弓、弩、戈、矛等等,出名的剑器即有干将、莫邪、鱼藏剑、越王剑、吴王剑。

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刀剑弓弩介绍时更有棠溪剑,比干将莫邪剑器更早,主要那儿的溪水可以影响淬火的剑身,而浙江龙泉剑的传人也铸出了斩金截铁的利器申遗。从画面上看其传人手持自己铸造的长剑,用力劈向浸湿卷紧的草席,竟剑剑干净利落的将草席截为数段,且切口整齐,这除力量外那就是剑器的锋利。接下来是斩金试验,只见把一摞十个铜钱放在木桩上,其手举龙泉长剑,用力劈向铜钱,瞬间一摞铜钱应声飞向两旁,十个铜钱都被劈为两半,再查剑刃

则丝毫无损,最后是把一个穿了防弹衣的假塑料人形竖在面前,其手持龙泉剑对准假人胸膛用力刺去,竟刺入了三十多公分,刺穿了防弹衣与塑料假人,而剑尖毫无损伤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专诸刺王僚的鱼藏剑,春秋时吴国公子光欲杀王僚夺回王位,但王僚戒备森严,且在锦袍之内以宝甲护身,可以刀枪不入,不但难以近身,即是近在眼前,一般刀枪也不能伤他。

公子光正在无计可施之时,适伍子胥去吴国避难,在长街吹箫乞讨,公子光问明情由,收伍子胥入府中。日久伍子胥得知公子光之心病,并知王僚有一癖好好食鲜鱼,即为公子光出谋献策,得鲜鱼时请王僚过府赴宴,觅一能刺穿宝甲的短剑藏于鱼腹之中,由一赤胆忠心



之壮士献鱼行刺方可成功。

公子光言能刺穿宝甲之短剑府中可觅,这忠义之壮士难寻。伍子胥想起了自己结义之兄弟专诸,吴国堂邑人,庖厨出身,力大无穷,定能胜任,即推荐给公子光。三人密谋以得鲜鱼为引子,请王僚过府赴宴,专诸藏短剑于鱼腹,骗过侍卫刺杀了王僚,鱼藏剑因此而名扬天下,两千多年过去了,鱼藏剑是不能得见了。

余藏有一柄春秋匕首,总长二十三厘米,刃长十五厘米,宽一点五厘米,柄长八厘米。刃双面快口锋利,周身泛水银光,刃尖略有铜锈,仍然锋利,柄首呈扁平四方形,中有方孔,四角有细花纹饰,柄两面也有细花纹饰,形制古雅,虽历经两千多年,刃还锋利异常。当年杀人利器,今藏之可园充作文房,在作书画之时以备裁纸之需,此即是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## 一支独秀

◆ 徐鸣



本人喜欢收藏,所以闲暇时跟一帮同样喜欢收藏的朋友白相。这些藏友中的佼佼者经过几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节衣缩食、痴迷执著、埋头钻研,闷声不响俨然成了某个收藏专题的“大户”。相比较,我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,前天集集邮票;昨天觅觅钱币;今天寻寻磁卡,从未瞄准过一个方向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”,因此虽然家里“垃圾”一大堆,但总归不成系列,没有规模,始终痛苦地坐在“散户大厅”里。

其实我本来是有机会、且可利用工作之便在收藏界“出名”的。那是中学刚毕业,我被分配进铅笔厂工作。铅笔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,已经生产出来的铅笔数量论亿计。当时我若有心的话,现在肯定是“铅笔收藏大王”?遗憾我身边缺乏高人指点,白白浪费了机会;更白白丢失了不少比较珍贵、比较稀少的铅笔。追悔莫及、真真伤心。比如原来我就曾经拥有十几支印有“人民大会堂”、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、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”等字样的定制笔(今收藏界称之为纪念笔),那是一支一支很不容易花心思费口舌讨来攒下的。定制笔制作相当特殊。记得以前我在铅笔厂做学徒时,厂里专门辟出一间工场间,作为加工来自首都北京特需定制的专用铅笔。定制笔比我们常人平时使用的铅笔粗二三倍,笔芯浓淡度在6B至8B之间(8B是最浓的),笔杆呈六角形,俗称“大六角”。铅笔一头已经削好露出笔芯;另一头打磨成半圆柱,并用油漆封口。

因为“大六角”是给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中央领导甚至毛主席使用的,所以厂里对工场间管理得非常严格,一般不轻易让人随便进出。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小青年眼巴巴瞅着老师傅炫耀着手里的“大六角(次品)”,羡慕得不得了。当然工作了一段时间,我们人逐渐熟了,再加上我们年轻时对长辈格外尊重,老师傅们一乐意,便把一支带点瑕疵(正品数量绝对控制,运往北京;而次品则留在了厂里)的“大六角”转送给我。该笔杆上印有“人民大会堂”字样,通体蓝色面漆,8B黑色笔芯。遥想到伟大领袖将要使用这种类型的铅笔批阅文件决定国家大事,捏在手里确实感觉不一样,沉甸甸的。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讨到了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笔和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”笔。其中后者面漆为大红色,笔芯也是红色,165毫米长(见图)。也有的“大六角”表面漆成红蓝相间。

起初拿到“大六角”觉得挺好玩的,异常稀奇。时间一久,积攒的“大六角”多了,就不当回事往抽屉里乱塞一气,结果在搬家途中保管不善全弄丢了。幸运的是后来在家父写字台的抽屉里无意之中翻出一支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”定制笔,我激动得如获至宝。

如今铅笔厂已经基本不生产中央定制的铅笔,且该厂的职工较少具有收藏铅笔意识,遗留下来的定制笔(次品)稀少。因此我必须小心翼翼珍藏硕果仅存的那“一支”。

# 桃柳争春糖缸

◆ 李喜庆

国桃柳争春瓷器,即一种在白釉地上用红绿黄白黑等各色彩料绘出桃花、翠柳和黄鸟图案的瓷器,又称之为“柳树黄莺”或“绿树黄莺”瓷器,在民国璀璨的瓷器世界里,属“下里巴人”的日常生活用瓷。

此糖缸高13.7厘米,口径9厘米,底径11.2厘米。正面是桃柳争春图,粗壮的柳树,纤细的桃枝,柳树枝叶茂盛,桃枝花朵绽放,一只黄莺立在柳树枝头朝远方鸣叫,另一只从空中应声飞来,像是在欢庆春天的到来。这

样的糖缸摆在客厅里,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春意浓浓。该器造型舒展,胎釉坚密温润,用彩鲜明,纹饰绘工细腻。

桃柳争春瓷器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瓷器,虽然仅存在短短的几十年,但存世数量尚大,品种也很多,大到将军罐、冬瓜罐、帽筒、花瓶等,小到小碗、小罐、盖杯、肥皂盒、渣斗、油盒(扣盒)等,应有尽有。它们通常成双成对出现,既有实用性,又有观赏性。桃柳争春瓷器图案格式是固定的。一般是在器物的主要

部位,绘桃树和柳树各一株,桃树枝干纤细,柳树枝干粗大,二者作相交状。桃树主枝上大都绘三朵盛开的桃花,通常两朵粉红,一朵色白,也有绘一红一白两朵的。柳树颜色略重,多呈黑色或蓝灰色,有别于棕色的桃树树干。树干上往往绘出几个树瘤,以显其粗糙的纹理。柳条柳叶用若干黑色的细短弧线或直线并涂染数笔绿色表现,显得郁郁葱葱,枝繁叶茂。桃柳之外,还要绘两只黄莺,一只立在柳树上,一只在空中飞舞,也有两只都画在树上,体现出“黄鹂鸣翠柳”之意境。空白处点缀一两只彩蝶。有盖的器物,盖上也绘有图案。

# 一张印错字的参观券

◆ 张启范

数十年的参观旅游,我留下了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参观券,“葛洲坝船闸参观券”便是其中之一。倒不仅因为它是早期参观葛洲坝船闸的凭证,还因为这张“参观券”竟把其中的“券”字误印为“卷”字,即成了“参观卷”(见图)。

著名的葛洲坝工程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,也是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工程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该一期工程从1970年破土动工,到1981年才基本建成。1982年2月,在一期工程船闸正式对外开放不久,我便有幸来到湖北宜昌参观了该工程的三个单级船闸。记得我拿到这张参观券进门检票时,曾对检票员说,这参观券上的“卷”字应该是“券”字,并比划给她看,不料她两眼一瞪地说:“这么多人进去也没有人说,就你

多事!再说就是写错了,你也不是进来参观了吗?”说得我啼笑皆非。

这张早期的船闸参观券长9厘米、宽3厘米,横式,普通的新闻纸,绿色单色印刷,套印红色编码及“票价贰角”字样,左上角为船闸的木刻图像,但可惜的是,该图像在进门检票时被女检票员硬生生地剪掉了一半。



30多年过去了,每当看到有关三峡水利工程的报道时,我总会油然想起参观船闸时的情景,也会想起这张如同集邮中错票的参观券。

# 唐代嵌银缠枝麟凤镜

◆ 张东

小纸片,纸上详细记载了该镜的收藏经历及制作工艺。

“琉璃厂一陋铺购得,盖唐镜……用白银打成薄片,镂刻而成,缠枝蔓叶,四方镇有神兽、朱雀,巧思巧作。”只言片语,却传达出浓浓的收藏的传承感。一件藏品,若是经过收藏大家之手,往往其收藏价值也会大增几分。单看此盒,便让我心头一动,待将目光投向镜子本身时,更是被其极为精美的制作艺术吸引得目不转睛、叹为观止。

该镜约摸直径21.8厘米,圆形,镜身上泛着铜绿,那是岁月长久流逝的见证,品相可谓极好。不过,最让我赞叹不已的,还是镜背上的纹饰——那竟然是一幅满工的嵌银作品!

一般铜镜上的嵌银都是分工完成的,先将银片打造出所需的形状,再按镜背纹饰的整体需要,分别嵌在不同的部位,最后组合成一幅完整的作品。而这枚铜镜的嵌银

却全然不是这样。它是先将白银打成与此镜差不多大小的一整片薄片,再在此薄片上镂刻出一幅完整的作品,然后将其覆于镜背之上,从最中心的钮开始一直蔓延到最外层的镜缘,再通过反复捶打,最终使此幅镶银作品完整严实地嵌于镜背之上,差不多将镜背完全覆盖。正因为如此,此镜便有了不同于寻常之镜的华丽与贵气。

此幅镶银作品中心是一伸展开的多瓣花朵,每一片花瓣上都刻有精致工整的瓣纹,花心与花缘的瓣纹还不同,可谓细致入微。镶嵌时,整个花朵正好严实地将镜钮完全包裹,形成美丽的花纹钮。

从镜钮到镜缘之间的图案更是巧夺天工、匠心独运。镜背的上下左右分别饰有一对神“灵”,乃麒麟与凤鸟。麒麟与龙尾相似的尾毛刻得丝丝分明,令人拜服。凤鸟图案亦不遑多让,那展翅欲飞的样子,仿佛就要从镜背上一跃而起、

扑面而来,连双翅和凤尾的绒毛都能看得清楚,简直栩栩如生、精巧玄妙。分列四端的麒麟与凤鸟之间以繁复的缠枝蔓叶纹连在一起,枝枝相连、叶叶相抵,不曾断绝,更显出一派枝繁叶茂、花团锦簇的繁荣气象来。

传说中麒麟乃神之坐骑、龙九子之一,历来被人们视作吉祥神宠。而凤鸟现,圣人出、太平至,是古人心极为美好吉祥的象征。以麒麟和凤鸟同时入画,大有龙凤呈祥之意,全然可见当初的那位铸镜人祈福之深;再衬之以满目的缠枝蔓叶,足可想见其富丽繁华、子孙昌盛、绵延不息的美好祝愿。念及此镜的年代,历经千年,从唐传承至今仍光照人、品相生动,当年铸成之时该是何等的浑然天成、精美绝伦!又该是何等的富贵人家、书香门第才会铸成此镜!

看到此镜后,我极为心动,可惜是朋友先看上的拍品,我自自然不好夺人之美,只得抱着满腹遗憾拜其参详。幸而天公作美,朋友最后居然放弃了此次拍卖,我自自然当仁不让,即刻将其拍下,那一刻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,至今难忘。



在我三十多年的铜镜收藏生涯、数百枚的铜镜藏品中,无论怎么看,这枚唐代嵌银缠枝麟凤镜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。

几年前,上海一家拍行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拍卖会,虽然不是铜镜专场,各种杂件都有,但是朋友看中了其中的几枚铜镜,于是就在拍卖前请我过去先帮他看看品相。我欣然应允,过去后第一眼就看中了这枚镜子。

此镜很特别。一般我在拍卖行看到的铜镜都只有镜子本身,可是随着此镜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个制作精巧的藏盒。盒上有民国初年大收藏家关祖章的落款,还贴着一方